韓詩外傳/卷第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孟子少時誦，其母方織。孟子輟然中止，乃復進。其母知其諠也，呼而問之曰：「何為中止？」對曰：「有所失復得。」其母引刀裂其織，以此誡之。自是之後，孟子不復諠矣。孟子少時，東家殺豚。孟子問其母曰：「東家殺豚何為？」母曰：「欲啖汝。」其母自悔失言。曰：「吾懷紝是子，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，胎教之也。今適有知而欺之，是教之不信也。」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，明不欺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宜爾子孫承兮。」言賢母使子賢也。

由子為相，三年歸休，得金百鎰奉其母，母曰：「子安得此金？」對曰：「所受俸祿也。」母曰：「為相三年不食乎？治官如此，非吾所欲也。孝子之事親也，盡力致誠，不義之物，不入於館。為人臣不忠，是為人子不孝也。子其去之。」由子愧慙走出，造期還金，退請就獄。王賢其母，說其義，即舍田子罪，令復為相，以金賜其母。《詩》曰：「宜爾子孫承承兮。」言賢母使子賢也。

孔子出，聞哭聲甚悲。孔子曰：「驅之驅之！前有賢者。」至則皋魚也，被褐擁鎌，哭於道旁。孔子辟車與之言，曰：「子非有喪，何哭之悲也？」皋魚曰： 「吾失之三矣。少而好學，周游諸侯，以歿吾親，失之一也。高尚吾志，簡吾事，不事庸君，而晚事無成。失之二也。與友厚而中絕之，失之三矣。夫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，往而不可追者年也，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。吾請從此辭矣。」立槁而死。孔子曰：「弟子識之，足以誡矣。」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。

子路曰：「有人於斯，夙興夜寐，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，樹藝五穀以事其親，而無孝子之名者，何也？」孔子曰：「意者身未敬邪？色不順邪？辭不遜邪？古人有言曰：‘衣歟醪歟，曾不爾聊。’子勞以事其親，無此三者，何為無孝之名？意者所友非仁人邪？坐，吾語汝。非無力也，勢不便也。是以君子入則篤孝，出則友賢，何為其無孝子之名？」《詩》曰：「父母孔邇。」

伯牙鼓琴，鍾子期聽之。方鼓琴，志在太山。鍾子期曰：「善哉鼓琴，巍巍乎如太山！」莫景之間，志在流水。鍾子期曰：「善哉鼓琴，洋洋乎若江河！」鍾子期死，伯牙擗琴絕絃，終身不復鼓琴，以為為世無足與鼓琴也。非獨鼓琴如此，賢者亦有之。苟非其時，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？

秦攻魏，破之，少子亡而不得。令魏國曰：「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，匿者罪至十族。」公子乳母與俱亡。人謂乳母曰：「得公子者賞甚重，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。」乳母應之曰：「我不知其處。雖知之，死則死，不可以言也。為人養子，不能隱而言之，是畔上畏死。吾聞忠不畔上，勇不畏死。凡養人子者務生之，非務殺之也。豈可見利畏誅之故，廢義而行詐哉？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。」遂與公子俱逃澤中。秦軍見而射之，乳母以身蔽之，著十二矢，秦王聞之，饗以太牢，且爵其兄為大夫。《詩》曰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」

子路曰：「人善我，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，我不善之。」子貢曰：「人善我，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，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。」顏回曰：「人善我，我亦善之。人不善我，我亦善之。」三子所持各異，問於夫子。夫子曰：「由之所持，蠻貊之言也。賜之所持，朋友之言也。回之所持，親屬之言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人而無良，我以為兄。」

齊景公縱酒，醉而解衣冠，鼓琴以自樂。顧左右曰：「仁人亦樂此乎？」左右曰：「仁人耳目猶人，何為不樂乎！」景公曰：「駕車以迎晏子。」晏子聞廿，朝服而至。景公曰：「今者寡人此樂，顧與大夫同之。請去禮。」晏子曰：「君言過矣。自齊國五尺已上，力皆能勝嬰與君，所以不敢亂者，畏禮也。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，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。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，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。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，兄弟無禮則不同居。人而無禮，不若遄死。」景公色媿，離席而謝曰：「寡人不仁，無良左右，淫湎寡人，以至於此。請殺左右以補其過。」晏子曰：「左右無過。君好禮，則有禮者至，無禮者去。君惡禮，則無禮者至，有禮者去。左右何罪乎？」景公曰：「善哉！」乃更衣而坐，觴酒三行。晏子辭去。景公拜送。《詩》曰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！」

傳曰：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：「丘在乎？丘在乎？」子貢應之曰：「君子尊賢而容眾，嘉善而矜不能，親內及外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子何言吾師之名為？」堂衣若曰：「子何少言之絞！」子貢曰：「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，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。子之言絞，

是以絞之也。」堂衣若曰：「吾始以鴻之力，今徒翼耳。」子貢曰：「非鴻之力，安能舉其翼？」《詩》曰：「如切如瑳，如錯如磨。」

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，使顏斲聚主鳥而亡之。景公怒而欲殺之。晏子曰：「夫斲聚有死罪四，請數而誅之。」景公曰：「諾。」晏子曰：「斲聚！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，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，是罪二也。使四國諸侯聞之，以吾君重鳥而輕士，是罪三也。天子聞之，必將貶絀吾君，危其社稷，絕其宗廟，是罪四也。此四罪者，故當殺無赦，臣請加誅焉。」景公曰：「止1此吾過矣。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邦之司直。」

魏文侯問於解狐曰：「寡人將立西河之守，誰可用者？」解狐對曰：「荊伯柳者賢人，殆可。」文侯曰：「是非子之讎也？」對曰：「君問可，非問讎也。」 於是將以荊伯柳為西河守。荊伯柳問左右：「誰言我於吾君？」左右皆曰：「解狐。」荊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：「子乃寬臣之過也，言於。謹再拜謝。」解狐曰： 「言子者公也，怨子者私也。公事已行，怨子如故。」張弓射之，走十步而沒，可謂勇矣。《詩》曰：「邦之司直。」

楚有善相人者，所言無遺策，聞於國中。莊王召見而問焉。對曰：「臣非能相人也，能相人之友者也。觀布衣者，其友皆孝弟，篤謹畏令，如此者家必日益，而身日安，此所謂吉人者也。觀事君者，其友皆誠信，有行好善，如此者措事日益，官職日進，此所謂吉臣者也。觀人主也，朝臣多賢，左右多忠，主有失，皆敢交爭正諫，如此者國日安，主日尊，名聲日顯，此所謂吉主者也。臣非能相人也，能觀人之友者也。」王曰：「善！」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，殆遇之於是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彼己之子，邦之彥兮。」

孔子出遊少源之野，有婦人中澤而哭，其音甚哀。孔子怪之，使弟子問焉，曰：「夫人何哭之哀？」婦人曰：「在亡吾薈簪，吾是以哀也。」弟子曰：「刈薈薪而亡薈簪，有何悲焉？」婦人曰：「非傷亡簪也，吾所以悲者，蓋不忘故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代馬依北風，飛鳥揚故巢。」皆不忘故之謂也。。

傳曰：君子之聞道，入之於耳，藏之於心，察之以仁，守之以信，行之以義，出之以遜，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。小人之聞道，入之於耳，出之於口，苟言而已，譬如飽食而嘔之，其不惟肌膚無益，而於志亦戾矣。《詩》曰：「胡能有定。」

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，孔子喟然嘆曰：「二三子者各言爾志，予將賢焉。

由爾何如？」曰：「得白羽如月，赤羽如日，擊鐘鼓者，上聞於天，旌旗翩翻，下蟠於地，惟由為能。」孔子曰：「勇士哉！賜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得素衣縞冠，使於兩國之間，不持尺寸之兵，升斗之糧，使兩國相親如兄弟。」孔子曰：「辯士哉！回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，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。二子已言，回何言哉？」孔子曰：「回有鄙之心。」顏淵曰：「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，使城郭不治，溝池不鑿，陰陽和調，家給人足，鑄庫兵以為農器。」孔子曰：「大士哉！由來，區區治何攻？賜來，便便治何使？願得衣冠為子宰焉。」

賢士不以恥食，不以辱得。《老子》曰：「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詘，大辯若訥，大巧若拙，其用不屈。罪莫大於多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憯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」

孟子妻獨居，踞。孟子入戶視之，白其母曰：「婦無禮，請去之。」母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踞。」其母曰：「何知之？」孟子曰：「我親見之。」母曰： 「乃海無禮也，非婦無禮。《禮》不云乎：‘將入門，問孰存。將上堂，聲必揚。將入戶，視必下。’不掩人不備也。今治往燕私之處，入戶不有聲，令人居而視之，是汝之無禮也，非婦無禮也。」於是孟子自責，不敢去婦。《詩》曰：「采葑采菲，無以下禮。」

孔子出衛之東門，逆姑布子卿，曰：「二三子使東避。有人將來，必相我者也。志之。」姑布子卿亦曰：「二三子引車避。有聖人將來。」孔子下步，姑步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，從而望之五十步，子貢曰：「是何為者也？」子貢曰：「賜之師也，所謂魯孔丘也。」姑布子卿曰：「是魯孔丘歟？吾固聞之。」子貢曰：「賜之師何如？」姑布子卿曰：「得堯之顙，舜之目，禹之頸，皋陶之喙。從前視之，盎盎乎似有土者。從後視之，高肩循固得之轉廣一尺四寸，此惟不及四聖者也。」 子貢吁然。姑布子卿曰：「子何患焉？汙面而不惡，葭喙而不藉，遠而望之，羸喪家之狗。子何患焉？」子貢以告孔子。孔子無所辭，獨辭喪家之狗耳，曰：「丘何敢乎？」子貢曰：「汙面而不惡，葭喙而不藉，賜以知之矣。不知喪家狗，是何足辭也？」子曰：「賜，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？既斂而槨，布席而祭。顧望無人，意欲施之。上無明王，下無賢方伯，王道衰，政教失，強陵弱，眾暴寡，百姓縱心，莫之綱紀。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。丘何敢乎！」

脩身不可不慎也。嗜慾侈則行虧，讒毀行則害成。患生於忿怒，禍起於纖微。汙辱難湔灑，敗失不復追。不深念遠慮，後悔何益？徼幸者，伐性之斧也。嗜慾者，逐禍之馬也。

謾誕者，趨禍之路也。毀於人者，困窮之舍也。是故君子去徼幸，節嗜慾，務忠信，無毀於一人，則名聲常存，稱為君子矣。《詩》曰：「何其處也，必有與也。」

君子之居也，綏如安裘，晏如覆杅。天下有道，則諸侯畏之。天下無道，則庶人易之。非獨今日，自古亦然。昔者范蠡行遊，與齊屠地居，仁義沈浮，湯湯慨慨，天地同憂。故君子居之，安得自若。《詩》曰：「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！」

田子方之魏，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。太子再拜，謁田子方，田子方不下車。太子不說，曰：「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？」田子方曰：「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，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。由此觀之，則貧賤可以驕人矣。夫志不得，則授履而適秦楚耳，安往而不得貧賤乎？」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。田子方遂不下車。

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。梁王曰：「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，先生不留，今過寡人邪？」戴晉生欣然而笑，仰而永嘆曰：「嗟乎！由此觀之，君曾不足與遊也。君不見大澤中雉乎？五步一噣，終日乃飽，羽毛悅澤，光照於日月，奮翼爭鳴，聲響於陵澤者何？彼樂其志也。援置之囷倉中，常噣粱粟，不旦時而飽，然猶羽毛憔悴，志氣益下，低頭不鳴。夫食豈不善哉？彼不得其志故也。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，豈食不足？竊慕君之道耳。臣始以君為好士，天下無雙，乃今見君不好，明矣。」辭而去，終不復往。

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。先生曰：「臣有箕箒之使，願入計之。」即謂婦人曰：「楚欲以我為相，今日相，即結駟列騎，食方丈於前，如何？」婦人曰：「夫子以織屨為食，食粥鬼履，無怵惕之憂者何哉？與物無治也。今如結駟列騎，所安不過容膝，食方丈於前，所甘不過一肉。以容膝之安，一肉之味，而殉楚國之憂，其可乎？」於是遂不應聘，與婦去之。《詩》曰：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。」

傳曰：昔戎將由余使秦，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，對曰：「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，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。」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，及至布衣之所以亡。繆然之，於是告內史王廖曰：「鄰國有聖人，敵國之憂也。由余聖人也，將奈之何？」王廖曰：「夫戎王居僻陋之地，未嘗見中國之聲色。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，亂其政，其臣下必疎。因為由余請緩期，使其君臣有間，然後可圖。」繆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使王廖以女樂二列遺戎王，為由余請期。戎王大悅，許之。於是張酒聽樂，日夜不休，終歲婬縱，牛馬多死。由余歸，數諫不聽，去之秦。秦繆公迎而拜之上卿。遂並國十二，辟地千里。

子夏過曾子，曾子曰：「入食。」子夏曰：「不為公費乎？」曾子曰：「君子有三費，飲食不在其中。君子有三樂，鐘磬琴瑟不在其中。」子夏曰：「敢問三樂。」曾子曰：「有親可畏，有君可事，有子可遺，此一樂也。有親可諫，有君可去，有子可怒，此二樂也。有君可喻，有友可助，此三樂也。」子夏曰：「敢問三費。」曾子曰：「少而學，長而忘之，此一費也。事君有功，而輕負之，此二費也。久交友而中絕之，此三費也。」子夏曰：「善哉！謹身事一言，愈於終身之誦，而事一士，愈於治萬民之功。夫知人者不可以不知，何也？吾嘗菌焉吾田，朞歲不收。土莫不然，何況於人乎？與人以實，雖疎必密。與人以虛，雖戚必疎。夫實之與實，如膠如漆。虛之興虛，如薄冰之見晝日。君子可不留意哉！」《詩》曰：「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。」

晏子之妻布衣紵表。田無宇譏之曰：「出於室何為者也？」晏子曰：「臣家也。」田無宇曰：「位為中卿，食田七十萬，何用是人為畜之？」晏子曰：「棄老取少謂之瞽，貴而忘賤謂之亂，見色而說謂之逆。吾豈以逆辭之瞽之道哉。」

夫鳳凰之初起也，翱翔十步，藩籬之雀，喔咿而笑之。一詘一信，展羽雲間，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。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，糲荅之食未嘗飽也，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。及其出則安百議，用則延民命，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。《詩》曰：「正是國人，胡不萬年！」

齊王厚送女，欲妻奢牛吐。屠牛吐辭以疾。其友曰：「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，何謂辭之？」吐應之曰：「其女醜。」其友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吐曰：「以吾屠知之。」其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吐曰：「吾肉善，如量而去苦少耳。吾肉不善，雖以他附益之，尚猶賈不售。今厚送子，子醜故耳。」其友後見之，果醜。傳曰：目如擘杏，齒如編蠶。

傳曰：孔子過康子，子張子夏從。孔子入坐，二子相與論，終日不決。子夏辭氣甚隘，顏色甚變。子張曰：「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？徐言閒閒，威儀翼翼，後言先默，得之推讓，巍巍乎，蕩蕩乎，道有歸矣！小人之論也，專意自是，言人之非，瞋目揎腕，疾言噴噴，口沸目赤。一幸得勝，疾笑嗌嗌。威儀固陋，辭氣鄙俗，是以君子賤之也。」

上一篇　回目录　下一篇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